

文学少女

哈娜 译

迈向神境的作家

上

野村美月 著
Mizuki Nomura

译文为台湾尖端出版社正式授权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少女 迈向神境的作家(上)

文/野村美月

图/竹冈美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1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向神境的作家·上/(日)野村美月著;哈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文学少女)

ISBN 978-7-5321-5274-2

I. ①迈… II. ①野… ②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9985 号

“文学少女”と神に臨む作家上

© 2007 Mizuki No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责任编辑: 韩 樱

特约策划: 李 殷

装帧设计: 董红红

本书译文为台湾尖端出版社正式授权

迈向神境的作家(上)(文学少女系列 7)

[日] 野村美月 著 哈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www.slcm.com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4

2014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2014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74-2/I · 4178 定价 25.00

拓海在过世的前一天，给了我一个紫色的小罐子。罐子是可爱的爱心形状，里面装了细细的银色粉末。

——这是奥列·路却埃(注1)的睡眠药粉喔。拓海凝视着我的双眼轻声说道。

只要把这个吃下去，所有的悲伤痛苦都会像雪一样融化，再也不用憎恨、怀疑或是嫉妒，可以如同躺在神的怀抱一样安心地入眠。他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也可以给别人吃。

我把装在紫色心形罐子的奥列·路却埃睡眠药粉放进珠宝箱锁起来，偶尔才会拿出来，对着光线眺望。在晶莹透明的紫色玻璃之中轻轻摇晃的银粉，让我看得入迷了，我将它贴在火烫的脸颊上，用那凉爽的感觉抚慰心情。

只要有这个小罐子，我就能改变命运了。

一定连那高耸遥远的天上之门都能进入吧。

现在握在我掌中的，到底是谁的心脏呢？

是我？是那个人？还是小叶呢？



目录

序 章	代替自我介绍的回忆——那天她许下的愿望	001
第一章	学姐与女友	003
第二章	你背叛的那天	049
第三章	至高无上、光辉灿烂的地方	069
第四章	作家的谎言	106
第五章	离别之朝	136
第六章	死神的两个故事	171
第七章	佩戴堇花发饰的少女	200
原日文版后记		227
中文简体版特别收录 小小番外		229

序章

代替自我介绍的回忆——那天她许下的愿望

无论是谁，都必须单独到达上帝那里。

曾经有个人，以姐姐般的语气这样说过。（注2）

在我升上高中以后，身边也有个像姐姐一样照顾我的学姐。

那是一位乌黑细长的辫子垂到腰间，外表古典贤淑的文学少女。但是她既啰唆又任性妄为，老是给我添麻烦，每到放学就立刻来一年级的教室找我。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位学姐十分头痛。

但是，不管我怎么漠视她、一副困惑地皱着脸、转头看旁边、说话夹枪带棒，让她难过得几乎哭泣或是气得鼓起脸颊，到了隔天她还是露出花朵般的笑容，跑来我的教室喊着：“社团时间到啰，心叶！”

这样的她，在某个夏天早晨爬上学校里的树，刚巧被我撞见了。

看来她好像相信“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缎带绑到树上就能实

现愿望”，这个在我们学校代代相传，充满少女情怀又毫无根据的传说。她以无比专注的严肃眼神看着前方，解下胸前的青蓝色缎带，想要绑在树枝上，结果失去平衡差点摔下树，又发现我在看，就满脸通红地慌忙解释。

“因为幼鸟掉到地上，所以我要把它送回鸟巢啦。”

她跟小孩子一样说出这种理由。

当时她究竟把什么心愿寄托在那条青蓝色缎带里呢？

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坐在充满黄昏柔和金光的狭窄社团活动室里，一脸幸福地翻阅着书。

她到底是何方神圣？

她坐在面对稿纸的我身边一直露出温柔眼神微笑的时候，都是在想些什么呢？

在那一天，“文学少女”许下了什么愿望？

第一章

学姐与女友

“金子美铃的诗集简直像是樱花麻糬啊！好比富有嚼劲的樱花色麻糬温柔地把甜腻的红豆馅包在其中。”

一口吞下撕碎的书页后，远子学姐流露无比幸福的表情喃喃说道。

已经不强制每日到校的考生，都二月了还在社团活动室里悠闲地“吃书”，这样真的好吗？虽然我如此质疑……

“我已经撑过会考了，没问题的！不稍微休息一下怎么行呢？”

远子学姐做出这种不知该说是豪迈还是散漫的发言，依然会在社团活动室里露脸。

而且，她在等我写完三题故事之前，还是都坐在窗边的铁管椅上，一边吃书吃得啧啧作响，一边兴高采烈地发表评论。

“金子美铃生于一九〇三年——也就是明治三十六年的四月十一日，是出身于山口县的童谣诗人喔。她的故乡是盛行捕鲸的港口小镇，家里在经营书店。她在结婚生子后，也没有停止写诗。

“她的诗无论哪首都有着自由自在的悠闲气氛,既可爱又温柔。

“在樱花麻糬之中,有以滑腻细致的饼皮包入馅料做成的关东风格‘长命寺’,也有使用结实弹牙的麻糬制成的关西风格‘道明寺’(注3),不过金子美铃的诗怎么看都是结实弹牙的那一种。感觉就像表面呈现俏皮突起状的柔软麻糬,包上用盐醃渍过的樱花叶,从外面一口咬下,由咬开的叶子品尝樱花的芳香,洁白牙齿渐渐沉进麻糬里,最后到达微甜的馅料!心叶,你也听过这首诗吗?”

远子学姐闭上眼睛,以清澈的声音开始朗读。

即使我张开双手,
也无法飞上天空,
但是会飞的小鸟也不像我,
能够在地面奔跑。

即使我摇曳身躯,
也没有清脆声音,
但是风铃也不像我,
能知道许多歌曲。

风铃、小鸟,还有我,
各自不同,各有优点。

她睁开眼睛,露出心荡神驰的表情对我微笑。

“怎样,这句‘各自不同,各有优点’说得很棒吧?这里特别甜美,又特别好吃喔!”

然后她眯着眼睛，说着“馅料缠在舌尖”、“甜而不腻，不管多少都吃得下”之类的话，继续吧嗒吧嗒地进食。

“美铃虽然在二十六岁就过世了，但是她实在是认真、温柔、又亲切的人。虽然她过得很不顺，但是最了解她的弟弟，一直好好珍藏着她写在笔记本上的诗喔。”

她抱着已经撕掉一半左右的书本，感慨万千地叹息，不过很快又转向我，一脸急躁地催促说：“心叶，时间差不多要到了，点心写好了吗？”

“好啦，是‘猫头鹰’、‘温泉’和‘百叶折门’吧。请用。”

我撕下刚刚写好三张稿纸长的三题故事，交给远子学姐，她伸出白皙的双手，笑得更开心了。

“谢谢，我要开动了。”

她开心地读起文字，用纤细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旁撕碎，送进口中开始咀嚼。

“吃完了就快点回家用功吧。”

“什么嘛，我这学姐是担心学弟才来探望的，你怎么这样说啊！啊，这个好好吃喔！”

她正鼓着脸颊抱怨的表情顿时变得眉开眼笑。

“肩膀酸痛的猫头鹰去泡温泉疗养，温泉的四周还围绕着百叶折门。真有童话风格，好可爱喔。就像冒着香喷喷热气的蒸馒头，里面包的芋头馅也热腾腾的。啊啊，百叶折门一边摇曳一边奏起音乐了。”

她不停叫着好吃好吃，继续撕碎稿纸。

“心叶，虽然你一开始完全不用标点符号，还老是写些掉进水沟孔就结束、被幽灵做脚底按摩之类的奇怪点心，不过现在真的

进步很多呢。”

“是吗？”

其实那些都是故意整她的就是了。远子学姐高兴不已，一口接一口地笑着品尝。

“远子学姐什么时候要考试？”

“三月中旬。因为是后期考试(注4)，所以还很久啦。”

“那根本一点都不久吧！一下子就到了啦！”

她已经忘记前期考试想考东大理科三类却被挡在门槛外的事情了吗？虽然她本人声称只是为了当作纪念才去考的，但也实在太鲁莽了。难道老师都没有阻止过她吗？怎么想都是落榜落定了吧？难道她有绝对的信心可以考上自己最想读的学校吗？不，这个人一定只是个纯粹的乐天派。

“远子学姐到底打算考哪所大学啊？”

“这是秘密喔。”

她一边吃着我写的故事，一边不以为意地回答。

“等到我考上了再告诉你，到时要好好帮我庆祝喔。”

“那要等到几年以后啊？”

“啊，真过分！你是说我会落榜吗？！你对学姐真是太没信心了！”

“要叫学弟帮忙写暑假作业的学姐，教人怎么有办法相信啊。”

“只是刚好没时间写嘛。真是的，这么一来我就更要考上，让心叶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远子学姐意气风发地说着，然后把撕碎的稿纸放进口中，顿时突然瞪大眼睛。

“呜，好、好辣！”



她用手捂住嘴，全身发抖，眼睛变得泪水汪汪。

“这、这是什么啊？本来泡在温泉里聆听悦耳的音乐，但是一拉开百叶折门，里面却走出一只满身是血的猫头鹰。咦咦！复仇——这是怎么回事啊？讨厌啦，蒸馒头里面有整团结实的芥末啦！讨厌！真过分！太过分了！好结实的辣味啊！”

她那双漆黑的眼珠一边落泪，一边愤恨地瞪着我。

“呜呜……被假动作骗了。”

“给脑袋一点刺激，思路也会变得比较清晰吧。”

听到我笑着说，远子学姐就喃喃地回答：“……真不想要这种刺激。”

如同往常的应对相处，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在太阳下山前，待在这间充满温和金光的小小房间里，我就会有一种奇特的心情，想要就这样一直闲谈下去。

但是……

看到墙上的时钟，我顿时惊觉。

“抱歉，我该走了。”

我慌忙地开始收拾自动铅笔和五十张一叠的稿纸，带着哭泣表情靠在椅子上的远子学姐抬起头来。

“你跟小七濂有约啊？”

“咦……呃，那是……”

为什么她的直觉在这种时候都特别敏锐啊！

不，我跟琴吹同学才刚开始交往，会一起回家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就算被远子学姐说穿也没什么好慌张嘛，只要自然地回答“是啊”不就好了吗？

但我不知怎的却心脏狂跳，脸颊发烫，声音哽在喉咙里出不

来，露出一副惊慌的模样，远子学姐像母亲一样流露温柔的眼神微笑了。

“快点去吧，不可以让女孩子久等喔。”

“是、是的。”

我肩上挂着书包，很笨拙地穿起外套，手指还卡在袖口，怎么都弄不好。

远子学姐还是以温暖的表情注视着我，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就更紧张了，额头也冒出了汗水。

“远子学姐也请快点回家吧。”

“好！”

笼罩在透明金色夕映中的她屈膝坐在铁管椅上，轻轻挥手目送着我。

她的表情虽然开朗得看不出一丝阴霾……但我不知为何却感到胸中郁闷。

我想，我会觉得心中郁闷有如散不去的浓雾，一定是因为远子学姐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告诉我吧？

为什么远子学姐会知道井上美羽写在初稿上的台词？

在天文台的事情结束之后，不管我怎么套她的话，怎么直接询问想要问出答案，远子学姐都只是柔和地笑着，不知不觉间就把话题带开。

我连出版社有没有留着我手写的原稿都还不确定，远子学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读到的呢？

她迟迟不告诉我想要读的学校，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吗？

唉，真是无计可施。

我忍不住皱起脸庞，又迅速恢复平常的模样。可不能让琴吹同学看见这种表情。

被夕阳染红的图书馆柜台里，琴吹同学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羊毛长外套，围着粉红色围巾，正在等我。

她抱着书包低着头，好像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是一抬头看我，就不太不好意思地露出笑容。看到这么灿烂率直的笑容，我也感到心情舒畅，自然流露出笑脸。

“让你久等了，我们走吧。”

“嗯。”

她轻轻点头，开心地站起来。

“对了，情人节就快到了。我可以送……巧克力给井上吧？”

隔天早上在教室里，琴吹同学红着脸，像在瞪我似的说。

这时还很早，所以旁边并没有其他人。她压低声音喃喃说道：“而且，那个……井上不会讨厌手工巧克力吧？”

“当然不会。谢谢，我好高兴。”

琴吹同学听我这样回答似乎有些害羞，就猛然把头转开，语气匆促地说：“我、我每年都会做给爸爸，只是顺便啦。啊，不过我会用比送给爸爸的还要好的材料，也会有不同的造型。所以，虽然说是顺便，也不是那么顺便啦。所以……”

啊啊，琴吹同学真的是个女孩子呢。只要习惯她那不耐的语气，还有不亲切的态度，真的会觉得她那毫不造作的反应很可爱。

“我很期待喔。你之前烤的饼干也很好吃呢。”

“那个是为大家烤的啦。只是偶尔为之。”

她不开心强调的模样确实很可爱，令我不禁笑逐颜开。

“我、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没有啊。”

“可是井上笑了。”

“是吗……”

我看着噘嘴瞪人的琴吹同学,正想要说出我觉得她很可爱时,后面传来了开朗的声音。

“早安!七濑、井上!”

琴吹同学的好朋友森同学满脸笑容地过来攀谈。

“哎,井上跟七濑在交往了对吧?我昨天看见啰,七濑跟井上气氛融洽地一起回去呢!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七濑向她逼供了。”

“咦!”

“小、小森!”

琴吹同学张口结舌,扯着森同学的手臂。森同学没有理她,继续一个劲地说:“没事的啦,我会暂时先对大家保密的。因为七濑这么漂亮、这么受欢迎,让男生们知道,可不得了喔!”

所谓的暂时到底是指多久?我忍不住在意起来。虽然我不打算隐瞒跟琴吹同学开始交往的事,但我也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宣传。

森同学频频点头。

“嗯嗯,我能明白。就是因为瞒着大家,才更能培养感情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所以说这段时间到底是多久啊?

“七濑虽然很害羞又不太亲切,却是个很好的女孩喔,所以七濑就拜托你啦。不管是七濑喜欢的颜色、食物啦,或是七濑可能会喜欢的约会地点、七濑特别向往的情境,什么都可以问我喔!”

森同学一定是个很会照顾朋友的人。但是,当面听她说这些

话,实在令人害羞到不行。

“小、小森! 你来一下!”

琴吹同学双手拉着森同学的手,把她拖往教室的角落。

“哇! 干嘛啦,七濑!”

“别管了,你来就是了。”

她们就这样走开了。我观察着她们的举止,看到琴吹同学柳眉倒竖,以一副凶狠的模样跟森同学抱怨,森同学则是笑着安抚她。看来,女孩之间的相处也很不容易呢。

“早安,井上。你怎么一脸苦恼的样子?”

我回过头,看到芥川站在后面。

“早安。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啦,只是觉得女孩子还真喜欢说悄悄话。”

芥川朝我投射视线的方向看过去,发现琴吹同学和森同学正在激辩(?)中,就露出一副理解的表情点头。

“这种烦恼的确没什么大不了。”

然后他有点像是调侃地眯起眼睛。

“你跟琴吹好像挺顺利的吧?”

“嗯,托你的福啦。”

“这样啊。琴吹在男生之间很受欢迎,在关系曝光之前最好先做些心理准备,你一定会被大家怨恨的。”

“呃,好像真的会耶……”

“也罢,这真是奢侈的烦恼。”

接下来,芥川跟我说他昨天去医院探望美羽的事。因为她很努力,所以似乎很顺利地持续恢复中,说不定在春天就能出院了。不过她为了复健,当然还是得再回医院,而且要跟父亲或母亲一起